

論語私考

三

口仁12
1.676
9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
第
第
號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論語私考卷第五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包咸曰罕者希也。荅生茂卿曰子罕言利。絕句言孔子不妄言利。苟言及利則或併與命或併與仁。其罕言利者。幾希也。太宰純曰利者人情所同欲而得之與不得有命焉。苟知有命則利在所不求。故夫子言利則

土佐 山本 撰

論語私考卷第五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包咸曰罕者希也。荻生茂卿曰子罕言利絕句。言孔子不妄言利。苟言及利則或併與命或併與仁。其單言利者幾希也。太宰純曰利者人情所同欲而得之與不得有命焉。苟知有命則利在所不求。故夫子言利則

土佐 山本鸞 撰



併與命言之。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人達人是利人也。君子若能舍己利人。則可以爲仁。是利亦有時乎爲之。故夫子言利。則併與仁言之。夫子非併與是二者。未嘗言利。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開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玄曰。達巷。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人。

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朱熹曰。執專執也。太宰純曰。凡博學者。以博學成名。多才多藝者。以多才多藝成名。世人皆然。今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德之大。外人不得以博學稱之。猶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大哉。歎美之稱。博學而無所成名者。言所以爲大也。吾執御矣。夫子言。吾豈不欲成名哉。吾若成名乎。非射即御。蓋射御。

皆男子之事。而御之職卑。故夫子欲執卑者之事。謙而又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朱熹曰。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泰。驕慢也。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

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無母音

朱熹曰。絕無之盡者。太宰純曰。意。意念也。人心無所制。則意念妄。癸不可止也。孔子以禮制心。故毋意也。常人不知命。凡事取必於己心。夫子居易俟命。故毋必也。固。固陋也。人不學。則固。夫子博學於文。故毋固也。我。對人之我也。人多自是。而非人。是以不能徙義。夫子舍己從人。故毋我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息浪反下
同與音預

朱熹曰：匡地名。包咸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累於匡。夫弟子顏克時，又與虎俱行，後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讎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太宰純曰：據史記，此孔子去衛適陳過匡時事也。索隱曰：匡宋邑也。畏於匡。

△今使我知之

者言於匡有可畏之事也。文，謂禮樂也。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融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問之曰：太宰

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音泰。與音餘。皇本我下有者。

字從之

孔安國曰。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邢昺曰。鄭云。是吳大宰詒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詒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大宰詒也。朱熹曰。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縱。猶肆也。言

不爲限量也。皇侃曰。固。故也。王充曰。將者且也。包咸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七十二弟子解曰。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鄭玄曰。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技藝也。吳棫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齋曰。多能即多藝也。大宰譽孔子。而以多能爲聖也。言夫子何其多能。此所

焉

以爲聖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以明孔子之德。不在多能。多能其餘事也。將聖。不敢直稱聖之辭。蓋作者謂之聖。孔子雖有聖德。不敢自當。故子貢亦謙以答之。孔子不當作者之聖。而大宰以多能稱。孔子以爲得其實。故大宰知我乎。多能鄙事。亦謙辭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皇本夫下有來字從之。鄭本空空作慳慳。

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陸德明曰。叩發動也。邢昺曰。空空虛心也。荻生茂卿曰。空空與慳慳同。博雅云。慳慳誠也。鸞曰。蓋有稱孔子爲多知者。故孔子謙曰。吾豈有知乎。無知也。鄙夫問於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故爲知之耳。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符。

朱熹曰。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

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太宰純曰。王者不作。則孔子不得行道。故發此歎。不曰王者不作。而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爲時王諱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魯論冕作純。鄭本作弁。皇本少下有者字。從之。邢昺曰。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包咸曰。冕者。冕冠也。大

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朱熹曰。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荻生茂。鄉曰。子見齊衰者一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一句。鸞曰。瞽者。樂師也。孔子見此三者。必作必趨。蓋衰居喪者。貴盛服者。敬爲人師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邢本忽焉
作忽然

何晏曰。喟然歎聲也。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邢昺曰。彌益也。末無也。朱熹曰。仰彌高。不可及也。鑽彌堅。不可入也。包咸曰。在前在後。言忽恍不可爲形象也。孔安國曰。言夫子旣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

夫之所立也。子荻生茂卿曰。博我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己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太宰純曰。此顏淵歎美夫子之德。不可及。不可入。不可捉摸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此顏淵言賴夫子教導之力。得以進德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孔子平日教人之方。顏淵自言其所受於夫子也。欲罷不

不能。既竭吾才。乃顏淵之所以爲好學也。如有所立卓爾。此顏淵重稱夫子之德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猶就也。之字指夫子言。欲就夫子所立之處。而此量其德而無所由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乎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乎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

於道路乎。

包咸曰。疾甚曰病。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間。久矣。由之行詐也。言子路久有是心。非唯今日也。大葬。君臣禮葬也。朱熹曰。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是欺天而已。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也。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賈音古

皇侃曰。韞。裹之也。馬融曰。匱。匱也。沽。賣也。得
善賈。寧肯賣之邪。小爾雅曰。諸之乎也。朱
熹曰。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
以問也。荻生茂卿曰。賈音古。善賈。謂買
人之善者也。太宰純曰。此章問答。皆以
譬喻爲辭也。沽之哉。猶言與君王哉。

也哉者。深應之辭。賈者。即買人也。夫賣
鬻。啇賈之事。人有美玉。欲沽之。而不
得。賈人則不售。以君子不可親沽故也。
夫子所謂賈者。實謂先容之人。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者。化也。朱熹曰。
亦乘桴浮海之意。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皇本反下有於字從之

鄭玄曰。反於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責 馬融曰。困。亂也。荻生茂卿曰。此亦貴門弟子之善也。大宰純曰。困。即困于酒食之困。不為

酒困者。不為酒所困也。竊為曰。與述而篇。點而識之之章。意同。言四者。學者當自勉之。非我所與知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符舍章捨

包咸曰。逝。往也。言九往者如川之流也。邢昺曰。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太宰純曰。逝。訓往。固也。然往之與來。其義反對。逝。謂往而不反也。不舍晝夜者。言不暫留也。荻生茂卿曰。蓋孔子嘆年歲之

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朱熹曰。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荻生茂卿曰。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包咸曰。簣。土籠也。朱熹曰。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與音餘

朱熹曰。惰。懈怠也。太宰純曰。語告語也。之字指顏淵。聞夫子之言。悅之深信之篤。故

奉行其教命。勤而不惰。所謂好學也。故夫子稱之。其回也與。言他人莫能及之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邢昺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息之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符

朱熹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

喻人亦然也。邢昺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鸞曰。按子曰行文。恐當合上章以爲一章。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皇本可畏

下有也字。章未有矣。字從之上焉。於處反。

何晏曰。後生謂年少也。朱熹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

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悅說音

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也。荻生茂卿曰。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詒者。

如樂語合語之詒。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皇侃曰。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言。故云遜與之言也。太宰純曰。巽與之言。巽與遜通。蓋恭遜相與之言也。末無也。朱熹曰。說而不繹。則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從而不改。則面從而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如已者。過則勿憚改。皇本毋作無

朱熹曰。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邢昺曰。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陸本敝作弊與音餘

孔安國曰。緼。冢著也。邢昺曰。緼袍。衣之賤

者。狐貉。裘之貴者。朱熹曰。袍。衣有著者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何足以臧。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善也。邢昺曰。此詩邶風雄雉之篇。蒹生茂。卿曰。子路所誦者小矣。故孔子譏之。

所以進子路也。舊與上章合為一章。今詳不攷以下。自別事。當分之。太宰純曰。上三句記者之言也。是道也。道字輕。言此道未足以為善也。非謂此是道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陸德明曰。彫當作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

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音知

智

鸞曰。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也。仁者安於命。故不憂也。勇者勇於義。故不懼也。蓋單言仁。則兼知勇。與知勇相對。則各以其性之大德言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朱熹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孔安國曰。適之也。程頤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鸞曰。可與共學。謂志於道者也。可與適道。謂能進而一於道者也。可與立。謂立於道者也。如三十而立。權者。謂行已中道。得時措之宜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春秋繁露唐作棠晉書偏作翩夫音符

何晏曰。逸詩也。唐棣。棣也。朱熹曰。唐棣郁李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太宰純曰。古注以此連上章。朱熹分此爲一章是也。按小雅角弓云。驛驛角弓。翩其反矣。此章偏字。當從晉書作翩。反與角弓之反同。亦其形也。陸德明一讀夫字屬上句。是也。鸞曰。翩其反而者。花形翩然反。

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譏詩人之不情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庭。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蹐蹐如也。與與如也。

朱熹曰。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

子居之容貌辭氣如此。朝與下大夫言。此君未視朝時也。王肅曰。恂恂。溫恭貌。君在。君出視朝也。蹐蹐。恭敬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邢昺曰。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鄭玄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敬謹。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太宰純曰。注疏自篇首至與與如也。爲一節是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

左右其牛。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皇本牛上有其字從之

邢昺曰。擯謂主國之君所出接賓者也。趨進翼如也。謂疾趨而進。張拱端正如鳥之張翼也。孔安國曰。勃變色貌。復命。白賓已去也。包咸曰。蹶盤辟貌。朱熹曰。色勃如也。足蹶如也。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襜。整

貌。鄭玄曰。揖左人。左其牛。揖右人。右其牛。一俛一仰。故衣前後襜如也。金履祥曰。賓不顧矣。此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卽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蹶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皇侃曰。鞠躬。曲斂也。邢昺曰。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中門。謂棖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闕。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

則不淨。並爲不敬。過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寧立之處。孔安國曰。闕。門限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撝衣也。遲顏色。怡怡如也。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盡也。下盡階也。朱熹曰。過位。色勃如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者。不敢肆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等。階之級也。遲。放也。怡怡。和悅也。趨。走就位也。復位。

蹶蹶敬之餘也。鄭玄曰：齊謂裳下緝也。陸
德明曰：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
如戰色。足跼跼。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
覲愉愉如也。魯論下
朱熹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
執以通信。如不勝主器。執輕如不克。敬慎
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
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

緣

色戰而色懼也。跼跼舉足促狹也。如有
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
綠物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
圭璧。有庭實也。覲見也。既享。乃以私
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君子不以紺纁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
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
麕裘。黃衣狐裘。褻裘表長。短右袂。必有

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裘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皇本衿作縕陸本作紛皇本出下無之字從之邢昺曰。君子謂孔子也。說文曰。紺帛深青揚赤色。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緌。鄭玄曰。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師謂純絲也。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

幅。使縫齊倍腰者也。王肅曰。褻衣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也。皇侃曰。縕單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太宰純曰。出謂出行及接賓也。邢本朱本皆行之字。朱熹曰。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孔安國曰。必表而出。加上衣也。褻裘長短右袂。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者。便作

事也。寢衣。今被也。去喪無所不佩。去除也。
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吉月
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鸞曰。按古正服
皆有禮制。不可以私好亂其色。褻服則
宜從吾好然。故孔子不以紺緌飾者。褻
服之飾也。不以紺緌者。非爲齊服練服之
故也。孔安國云。紺。齊服盛色。一入曰緌。三
年練。以緌飾衣。朱熹因之以緌爲絳

色。今考之爾雅曰。一入曰緌。禮。三年練。以
緌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緌。未知孔氏之說
何所據也。紅紫不以爲褻服。亦非惡間
色不用之也。且玉藻。玄冠紫綬。自魯桓
公始也。註。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然則
正服亦用紫。孔子之不用此四色。蓋其不
好也與。又有故而不用之與。千歲之下。
不能知其意。不強爲之解而可也。程子
以必有寢衣爲錯簡。不必然也。去喪無

所不佩者。古之君子必佩玉。以比德。唯喪否。無所不佩。謂恒佩之。非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側

皆反

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變食。改常食也。遷坐。易常處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饔而錫。魚餕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祭必齊如也。食不厭精之食音嗣下食饔食氣疏食同餕又作餕說文氣作飪沽音古魯論瓜作必齊

側皆反

陸德明曰。食不厭精。食飯也。邢昺曰。膾不厭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沽酒。

市脯不食。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失飪。失生熟之節也。撤去也。不多食。不過飽也。齊如也者。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朱熹曰。精。鑿也。不厭。言以是爲善。非必欲如是也。饘。飯傷熱溫也。餲。味變也。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不得其醬。不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不得則不食。不使勝食氣。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祭必齊如也。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計。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江熙曰。殺不以道。爲不正。周生烈曰。不宿肉。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頒賜。不留神惠也。蔡生茂卿曰。不及亂。以失威儀爲亂。不撤薑食。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此傳論語者之言。誤入正文也。
食不語。語如合語樂語之語。謂語言
方食之時不語。食訖乃語。尊道也。雖
疏食菜羹。瓜絕句。朱子從陸氏。瓜作
必。非矣。陸氏所見魯論。必寫誤耳。鸞
曰。不多食。允食不多食也。寢不言。就
寢而言。失禮也。

席不正不坐。

皇侃曰。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

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
立於阼階。魯論難作獻
陸本無階字

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飲酒之禮。主
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出也。儺。
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
於廟之阼階也。邢昺曰。鬼神依人。庶其
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
祭服以依神也。朱熹曰。六十杖於鄉。未出。不

敢先既出不敢後

問又於他邦再拜而逆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皇本再拜下無而字陸德明曰拜而受之本無而之

二

孔安國曰拜逆使者敬也丘未達不敢嘗未知其故不嘗禮也邢昺曰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大宰純曰康子季康子也不敢嘗記者之辭孔子未知季孫所以饋藥之故豈敢違禮而妄嘗之哉荻

生茂卿曰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嘗者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虛其賜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邢昺曰廐焚孔子家廐被火也鄭玄曰退朝者自魯君之朝來歸也大宰純曰不問馬記者之辭驚曰孔子先問人故記者曰不問馬問人之後宜馬亦問非必不問馬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

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魯論生作牲
陸本拖作地

孔安國曰。必正席者。敬君之惠也。既嘗之。乃以頌賜也。薦其祖先也。朱熹曰。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腥。生肉也。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也。不俟駕行。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

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邢昺曰。拖。加也。侯猶待。蒞生茂鄉曰。按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又曰。寢恒東首。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東首取鄉明也。君來視之。故正其禮也。鸞曰。君賜生。必畜之。重君之賜。無故不敢殺也。

入大廟。每事問。

鸞曰。此章見八佾篇者。錄者之所主。在或曰以下。此篇則惟記孔子入大廟事。故

不載或曰以下非重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胡泳曰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太宰純曰意者夫子朋友有館於孔氏者死而無所歸故夫子有是言也邢昺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孔安國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也荻生茂卿曰

祭肉必拜者敬神也雖妻祭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陸本容作容鄭本冕作弁

荻生茂卿曰寢內寢也尸謂祭祀之尸也禮坐如尸惟在內寢則否式負版者此亦傳論語者之言誤入正文也負版喪服之之負版也孔安國曰居不容爲室家之敬難久也狎者素親狎也凶服者送死

之衣物也。變色而作。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太宰純曰。居不容。居燕居。不容。乃所謂申申。大也。變者。謂變色容也。朱熹曰。容。容儀也。藝。謂燕見貌。謂禮貌。迅。疾也。烈。猛也。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邢昺曰。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鸞曰迅。雷風烈必變。慎天變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魯論車中下無不字

周生烈曰。必立執綏。所以為安也。邢昺曰。綏者。挽以車之索也。顧。迴視也。包咸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轂也。皇侃曰。內。猶後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陸本無一時哉邢昺曰。梁。橋也。作起也。晁說之曰。石經嗅作

憂。謂雉鳴也。劉勉之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鸞曰。色者。雌雉之色也。色斯舉矣者。謂疾舉也。時者。春之時也。共。讀爲拱也。言孔子出行。孔子出行。子路從。時是春。偶見雌雉集于山梁。有所感於心。歎其得時。子路聞孔子之歎。拱手而立。則雉乃三張兩翅而起也。蓋孔子不能得時而行道。故有此歎。

論語私考卷第五

終

論語私考卷第六

土佐 山本鸞 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孔安國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荻生茂卿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先進後進。皆以同人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

之。則以人之爲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爲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侈其數。謂爲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賤以爲野人。故孔子曰。吾從先進。鸞曰。上舉時人之言。下曰。吾從先進者。所以正時人之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熹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荻生茂鄉曰。四科乃四教之所成。德行。行也。文學。文也。言語。尚信。政事。尚忠。孔子以四教。其所成人才。亦不過此四科而已。鸞曰。及如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及也。昔日從陳蔡者。

或死或之四。不能長在此。而及於今日之孔門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已也。朱熹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

問古
苑反

邢昺曰。問。謂非毀問。則太宰純曰。方弘靜。千一錄曰。孝哉閔子騫。似非夫子語。夫子未嘗稱七十子字也。疑子曰上落一字耳。按此亦一說。意者此章是曾子若有子之言歟。鸞曰。父母昆弟稱其孝。人無間然。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息
暫反

妻七
細反

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邢昺曰。此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笏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詩大雅抑篇。

季康子問。笏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陸本無季字。皇本章末有未聞好學者也。六字從之。

鸞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

無異義。孔子對。偶有詳略耳。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七十二。笏子解曰。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安國曰。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

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朱熹曰。槨。外棺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邢昺曰。徒行。步行也。鸞曰。孔子之言。實以止顏路之欲厚葬辭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於其反。喪息浪反。

包咸曰。噫。痛傷之聲耳也。王充曰。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

皇本曰。慟乎上有子字。章末有慟字從之。夫音。

符為干偽反。論衡作告。非斯人之慟。而誰為。

馬融曰。慟。哀過也。孔安國曰。有慟乎。不自知已之悲哀過也。朱熹曰。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此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夫音符。

太宰純曰。門人孔子門人也。何晏曰。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也。朱熹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也。鸞曰。夫字屬上。孔子言不得視顏回。猶視子者。非我之由。二三子之所爲也。此所以責門人也。按因顏路請車以見之。則厚葬此顏路之意。而門人從之。孔子之責門人。實所以責顏路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處反下同。皇本敢問下有事字。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鸞曰。鬼神及死幽也。人及生。明也。知明之至。可以知幽矣。且鬼神不可測者也。死不可言者也。不務知明。以務知幽。則不唯無益。而却惑焉。季路之心。在知鬼神。故孔子答之如此。所以抑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皇本
閔子

下有騫字。行胡浪反。皇本用有作丹。
子樂音洛。皇本若上有曰字從之。

鄭玄曰：「子樂者，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孔安國曰：『不得其死，然，不得以壽終也。』邢昺曰：『然，猶焉也。』太宰純曰：『侍側二字，統言通下三子。按孔子嘗觀子路行，行剛強，非所以免害於亂世，故言此以警之。』騫曰：『閔。」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魯論仍作仁貫古
亂反。夫音符中陟。

反仲

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王肅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荻生茂鄉曰：『不言，謂不言政事也。』騫曰：『中者，謂合於道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皇本瑟上有
鼓字從之。

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邢昺曰。奚何也。朱熹曰。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太宰純曰。所謂北鄙殺伐之聲。不足於中和。故孔子譏之。事見家語。升堂入室。喻聞道之淺深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

字賢下有乎字。愈以主反與音餘。皇本章未有也。字從之。

邢昺曰。孰誰也。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朱熹

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末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爲于偏反。皇本

附益之作附益也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朱熹曰。非吾徒。絕之也。王克曰。攻者責也。責讓之也。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太宰純

曰。按周公子孫在周世爲卿士。襲號周公。春秋所謂周公是也。可者。言無不可。夫子特宣揚其罪云爾。非令小子之辭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皇本殖作植史記億作意中陟仲反

七十二弟子解曰。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何晏曰。愚。愚直也。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僻文過。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王弼曰。喭。剛猛也。邢昺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喭。失容也。朱熹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王充曰。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荻生茂。卿曰。此章與賜也。

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故揚其善。此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友傳之耳。吳棫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通爲一章。太宰純曰。夫子稱六子之名。而論其性行。更無異義。故知其本一章。而子曰二字。闕之章首。而衍之中間。無疑。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

室。

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荻生茂卿曰。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純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曰之迹。如管仲爲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

能入聖人之聞奧。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爲天下之人所好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朱熹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如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太宰純曰。色莊謂矜持爲莊。有君子之容。而無其德者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未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未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皇本其聞

斯行之下有也字

小爾雅曰。諸之乎也。孔安國曰。赤也惑。惑其問同而答異也。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太宰純曰。兼人。謂兼人之所爲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

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咸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鸞曰。顏子之心在共死生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

臣與者與之與並音餘陸本弑作殺

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吾以子爲異之問。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爲大臣乎。可謂具臣矣。言備臣數而已。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朱熹曰。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然則從之者與。意二子旣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言三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三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夫音符下同
惡烏路反

朱熹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荻生茂卿曰。夫人子者。少之之辭。包咸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人之子也。太宰純曰。賊夫人之子者。子產所謂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者。是也。是故惡夫佞者。孔子不敢責子路之失言。而徒告之如此。蓋君子居恒惡佞者。爲其禦人以口給也。夫子言此。所以使子路思之。而自知其過也。孔安國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是故惡夫佞者。疾其以口給應。遂已。

非而不知窮者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黜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
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長竹文反皇本母作無鄭

本以也作已也。饑作飢。此必利反。下同。皇本民下有也字。從之。相息亮反。舍音捨。撰士免反。鄭本作撰。陸本志下無也字。莫音暮。皇本冠上有得字。鄭本歸作饋。論衡同。夫三子者之。夫音符。皇本曰爲國上有子字。非邦也。與之與音餘。下同。陸本安作焉。皇本下宗廟下有之事如三字。而何作如之何。

七十二弟子解曰。曾點。曾參父。字子皙。太宰純曰。侍坐。謂侍於孔子之座也。吾一日長乎爾。言吾生先汝一日也。此謙辭也。爾。汝也。指四子。下文如或知爾。求爾何如。赤爾

何如。點爾何如。四爾字皆訓汝。千乘國。以春秋之時言之。如魯衛宋陳是也。千乘亦大槩言之。大國在春秋如齊楚晉秦是也。比及三年。言不出三年也。莫春。恐以夏時言之耳。經傳亦有然者也。吾與點也。蓋曾點狂者。知時不可爲而能不爲。與夫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者。同其歸。故夫子與之。孔安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女常居云。人不知已也。如有用女者。則以爲治乎。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各言已志。於義無傷。宗廟

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者也。何晏曰。率爾。先三人對也。方。義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爾雅曰。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朱熹曰。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如猶或也。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玄端服。章甫。禮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求而後及點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風。乘涼也。詠。歌也。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讓。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馬融曰。哂。笑也。皇侃曰。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鄭玄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

謂祭祀也會同。諸侯時見曰會。殷見謂同。
包咸曰。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邢昺曰。
雩者。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春官
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
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乎舞
雩也。周生烈曰。吾與點也。善點之獨知時
也。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春秋之時。小國於大國。
命令無常。難供給焉。况復師旅不息。饑

饉仍臻。唯首尾是懼。而知義方者也。按曾
點亦非無爲國之志。而知時之不可。其
所志在安命。不欲言爲國之事。孔子以爲
國問之。不當以己今日之事對之。故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此所以待後命也。孔子果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然後所對如此。不唯
喁喁然狂者。可謂知命之君子也。故孔
子歎而與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行善在己。不在人也。太宰純曰。春秋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由此觀之。克己復禮。古志之語也已。

卽身也。復。反復也。反復禮。猶易言反復道也。言不違禮也。爲猶行也。天下歸仁焉。此以效言之。歸。猶與也。包咸曰。請問其目。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也。王肅曰。請事斯語矣。敬事此語。必行之。鸞曰。克己復禮。謂納身於禮也。此約禮之事。而所以爲仁也。克。如易之子克家之克。謂能脩其身也。馬融訓克己爲約身。亦謂以禮約身也。言能脩己。反復不違禮者。

是爲仁者也。禮先王之禮也。夫先王之道。仁而已矣。仁善之統名。而禮樂所以爲仁之具也。苟能脩己不違禮。則仁德由此以成。無行而非仁者矣。故若或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之人皆歸與我仁也。一日。猶言一旦也。天下言其效之速且大。無不與我者也。仁非不可及者。已行之則是也。非假他人之力。非禮者謂不善。卽不仁之謂也。四目亦克己復禮之事。謂爲

仁也。非謂如此而後可以至爲仁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孔安國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邢昺曰。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包咸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大宰純曰。承。猶奉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此二句以效之。左氏傳載
曰季子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蓋古有斯語。而孔子亦誦之以
告仲弓也。竊曰。出門當慎威儀。故如見
大賓也。使民不須妄使。故如承大祭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
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皇本斯下有可字之
仁下有已字從之

七十二弟子解曰。司馬犁耕。宋人。字子牛。

孔安國曰。訥難也。行仁難矣。言仁亦不得
不難。太宰純曰。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司馬
牛聞夫子之言。以爲言訥之爲仁。恐非其
至者。故重問也。斯猶即也。朱熹曰。夫子以
牛多言而躁。故重問也。斯猶即也。朱熹
曰。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楊時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
知。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

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已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皇本斯下有可字。君子下有也字。從之。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包咸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也。皇侃曰。內省。謂反自視己心也。大宰純曰。牛之憂懼。誠人情也。然兄弟之惡。已能救之者。固當救之。救之而弗止。則已末如之何。雖憂之無益也。已兄弟天倫也。不幸而罹其禍。

歟。命也。不可追也。雖懼之。無益也已。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若然者。何憂何懼。非謂其於兄弟之惡。愬爾弗愁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亡音無。皇本皆下有爲字。從之。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

無兄弟也。邢昺曰：亡，無也。荻生茂，鄉曰：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太宰純曰：命者，天命也。有命在天，亘言之耳。鸞曰：敬而無失，敬事而無過失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漢書愬作訐

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

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鸞曰：膚受之愬，譖者構成人之過惡，其人皮膚受毀而實無罪也。不行焉，謂不惑於譖者也。明者，智之明也。遠者，謂明之及遠而不蔽於近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皇本民信上有使字從之去起呂反下同陸德明曰一讀

而去於斯篇絕句皇本無未之子貢二字無作不

太宰純曰。足食足兵。足謂不匱乏也。食粟米也。兵。五兵之總名。九車甲器械。可用以攻戰者。皆其屬也。又執兵之人。亦謂之兵。古者寓兵於農。則兵亦民也。足食者。富國也。足兵者。強兵也。使民信之矣。使者。為政者使之也。信之者。信法令也。鸞曰。自古皆有死者。有死於信者也。謂守死以

信之也。民無信不立者。民無信之。國家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皇本成作城鞶亦有也字

鄭玄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也。駟不及舌。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朱熹曰。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太宰純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說君子。猶論君

子。其意本不惡。惟出言有過。雖欲救之。不可及也。荻生茂卿曰。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韡。鸞曰。棘子成疾時人過文。其意實爲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無有差等。何得文勝質。故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此矯時人之激論也。其實不謂必不用文。子貢知其意。故曰。若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則虎豹之韡。猶犬羊之韡。言

虎豹之所以爲虎豹者。以其有毛文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文而已矣。苟以韡。則虎豹猶犬羊也。苟以質。則君子猶小人也。文質有差等。不可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此言文之可貴也。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質固不可偏廢。而忠信者。鄉人也。已矣。文之以禮樂。而後可以爲君子矣。故孔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

成人矣。可謂子貢能得孔子之旨者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鄭本饑
作飢

鄭玄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
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也。孔安國曰：二，謂
什二而稅也。孰，誰也。朱熹曰：用，謂國用
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

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俱專行徹法。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成作

惡鳥路
反誠詩

包咸曰：辨別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
也。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
惑也。鄭玄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

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爲異耳。太宰純曰。崇德辨惑。樊遲亦。有此問。胡寅疑。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旣欲其生。愛惡無常之尤。是惑也。程頤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錯簡。當在笱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鸞曰。崇德者使德積而高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陸本吾下有焉

字從之音於虔反。皇本或作豈。陸德明曰。一本無吾字。

朱熹曰。齊景公名杵臼。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之。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孔安國曰。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言將危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魯論折作制與音餘

邢昺曰。折猶決斷也。程頤曰。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朱熹曰。片言。半言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何晏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包咸曰。言與人等也。王肅曰。化之在前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太宰純曰。兩之字。皆指政。居之無倦。居之者。身處其職位也。無倦者。詩所謂不解于位之謂也。行之以忠。謂視官事如家事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

皇本曰下有君子二字從之

邢疏曰。或本亦有君子博學於文

朱熹曰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朱熹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太宰純曰。美者。謂德行道藝之可觀者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所律反。皇本以作而。

太宰純曰。此舉政字之本訓以答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胡寅曰。魯自中葉。政曰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皇本子之。無之字。

邢昺曰。苟誠也。孔安國曰。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太宰純曰。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當此時。魯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則季氏之為盜大矣。民之為盜。固其所也。故夫子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竊。不欲。即不盜也。不言盜者。諱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需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焉於處反。皇本有二也字。皇本陸本上作尚皆從之。

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陸德明曰。尚加也。太宰純曰。就去就之就。猶從也。有道謂有道之人也。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孔子之言本於此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音符。下同。好呼。輟反。下遐嫁反。

荻生茂卿曰。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觀色。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慮者。謂用心。

委曲也。皆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
阿。而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太宰純
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無所不達。不特名譽
發聞也。色取仁而行違。色者。言顏色而兼
容貌也。取仁。猶云假仁也。言非已有也。行
違者。其行事違仁也。居安居也。之字。指
上文所云不疑者。自是也。言其行事如是。
而人莫之察。則已自意不已。亦能致名譽。
在邦在家。徃徃必聞。雖世俗所艷。而君子弗

取也。鸞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孔子慮子張
誤以聞爲達。故先反詰之也。在邦在家。與
仲弓問仁章同。包咸云。在邦爲諸侯。在家
爲卿大夫。

樊遲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非惑與。

與音餘下同
皇本無作每

太宰純曰。隱慝爲慝。脩慝。俾慝不作也。邪。

畏曰。善哉問。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攻治也。朱熹曰。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范祖禹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唯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問知之知音智下問知同錯七故反字亦作措鄉許亮反又作曰鄉吾見之見賢退反。皇本言上有是字

遠于萬反

太宰純曰。皋陶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即愛人也。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孔傳。哲智也。惠愛也。是知孔子之言有所本也。選於衆言於衆中選擇而取之也。朱熹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言知。鸞曰。愛人知人。以爲政言之也。樊遲未達。此記者之辭也。愛人知人。仁知之大者也。至其極功。則堯舜之治天下。亦不過之也。樊遲未達於孔子之意。蓋以爲以士之處世。交人者告之。此近小者。而非仁知之至者。故孔子復言爲政在此二者。而至

遠大。以達其意也。舉直錯諸枉。解見爲政篇。舉直者。知人也。則官人也。能使枉者直者。愛人也。則安民也。知莫大於知賢才。以舉之。仁莫大於民徙善。以安之。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孔子之所答。兼仁知。樊遲亦未達。以爲專爲知發之。故不言問仁。子夏知孔子兼言仁知。故歎曰。富哉言乎。舉皋陶。舉伊尹。所以知人也不仁者遠矣。所以愛人也。不仁者遠者。人化而徙善。

不仁者退去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道之。不可則止。無

自辱焉。

皇本而下有以字從之道音導皇本不可作否無作母

朱熹曰。忠告。盡其心以告之。包咸曰。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太宰純曰。文。謂詩書禮樂也。文。吾所學習。學習所以會友

也。

論語集注卷第六

子貢問友之曰忠者何而可以言道之不可則止無

自學焉

朱熹曰忠者盡心以事之也成曰以善舉

之不先從則止也者

曾子曰君之臣也

不欺曰忠

忠者以事君之道

少者以事父之道

